



克什克腾旗砧子山马群奔腾岩画。

古代岩画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阔美丽的内蒙古,从东到西有大兴安岭岩画、乌兰察布岩画、阴山岩画、阿拉善岩画等,堪称草原文明的神奇画卷。在绵延几千公里的古岩画遗存中,有尚未驯养的野马岩画,有猎马、牵马、骑马、牧马等岩画,反映出草原先民最初与马接触、驯马养马、使用马具等文明成果,是研究草原马文化起源、融合与发展的珍贵资料。

编者



古岩画中马脖子上挂着铁铃铛。



克什克腾旗砧子山岩画中一位骑手纵马扬鞭驰骋在草原上。

触摸 远古的印记

□吴甲才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与马和谐相处。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艺术,留下了草原马文化起源、发展的印记。

法国拉斯科岩洞岩画距今1万多年,岩画上一匹有孕的母马,具有我国古代北方草原马的特征。1万多年前在法国拉斯科特繁衍生息的尼安德特人,已掌握了马的习性,并对马进行圈养。这幅珍贵的史前岩画,展示了先人射箭捕捉动物、把马圈在栅栏中的过程。国际知名古脊椎动物专家托马斯分析说:这种马形体应该有中国北方蒙古马的特质。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身躯粗壮、四肢有力、耐力超强的马在欧亚大陆成群流动。

我国岩画专家在古代丝绸之路新疆段发现一幅新石器时代彩绘马岩画。这幅岩画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域、做着不同动作的7匹马,处在中间位置的马具有当地马的体态,绘在画面后边的马是西域马的体态。新石器时代,马岩画由立体写实风格转变成了平面抽象化的写意展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出现了大量的符号化彩绘和刻磨岩画。岩画中的马的形体和周围环境同时发生着变化。由于当时环境的变化,刻磨绘制的岩画内容多为由西向东迁徙的马,例如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发现的一幅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岩画,西域马与鹿、岩羊、骆驼等动物由西向东行进,画面东侧有一匹具有蒙古马特质、披着长鬃的花鬃马,它注视着来自西南方向的动物群。

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岩画中,多见战争敌对双方厮杀的场面。新疆一幅青铜时代的马岩画,就展示出马在战争中起到作用的一面。

在欧洲阿尔卑斯山脉阳坡光滑的玄武岩面上,有公元前1世纪刻画的罗马帝国大斯库多战争中一场决斗场面,骑士被拿着盾矛的斗士围住,激烈地厮杀。笔者与当地人士讨论交流这幅岩画主题时,他们把岩画中的这段历史讲得非常清楚。

当铁器时代到来的时候,马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也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新疆一幅岩画岩洞中,一名骑手骑在高头大马上,一手执套马杆,一手拿弓箭,和另一名骑手围猎一匹野马。

青海一幅马拉车岩画用铁器磨而成,站在车后的驾车手正拉开弓箭射追逐者。采用金属工具刻磨的马拉车岩画,反映了铁器时代马的生产力提高、运力增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由此改变,活动范围扩大。在新疆一幅古岩画中,马脖子上挂着铁铃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冶铁技术普及,人们在坐骑的马背上配置了铁铃铛,这幅岩画马队浩浩荡荡向同一方向行进,可能去参加一个盛大的活动。

在巴基斯坦弘吉刺谷岩画洞中,4匹战骑具有蒙古马形态,2名骑手左手持长矛,1名骑手右手拿弓箭。这幅岩画描绘出战骑从战场上归来的场景。此岩画创作于公元13世纪前后,与成吉思汗西进有关。

(本版图片均来自中国北方岩画数据库)



巴基斯坦弘吉刺谷岩画洞中战骑具有蒙古马形态。

内蒙古巍峨绵延的山脉、广袤美丽的草原,留存着草原先民凿刻或绘制在岩石上的马岩画。古老悠长、粗犷质朴、形象生动的马岩画,具有十分珍贵的艺术、考古和文化价值。

神奇画卷

马文化系列报道



达茂草原围猎野马岩画。

马政

马政是历代政令的核心。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马的法令。商代的《弃灰法》,周代的车驾制度、马匹买卖管理,秦代的马匹管理机构,宋代的牲畜注籍制度、军队马匹医疗保障制度、券马制度,西夏的马匹校检制度,辽代的群牧使司制度,明代的依马制度、马匹死亡赔偿的桩朋银制度和清代的牧场考成制度等。其形态包括历代制定颁布的关于发展马业、改良马种、设置马业管理机构、马的交易、马的军事调遣等政策法规、各类奏章、旨令、论述等。(欣荣)



本报记者

阿荣

浏览中国北方岩画数据库中一幅幅古老而神秘的马岩画,眼前不禁浮现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游牧、围猎、驯马、骑马等场景。岩画中的马或奔腾嘶鸣、或四蹄腾空、或吃草饮水、或保护马驹、或站立观视、或英勇威武,形态各异,形象生动。

在大兴安岭岩画、乌兰察布岩画、阴山岩画、阿拉善岩画等古岩画群中,马是最为常见的题材。有很多马与牛、羊、鹿等动物共存的画面,是初民畜牧生活的形象反映。在一些动物群岩画中,马的形象较为突出。一些以马为主体的岩画,马被凿刻的高大俊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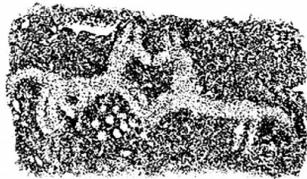
从石器时代至清代,逐水草而生的草原先民凿刻和绘制马岩画,传递着远古的信息,述说着历史的沧桑。

驯化之马

在横贯大兴安岭西南山麓的阿尔山,岩画专家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驯化之马岩画。该岩画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冰蚀柱的下方。画面中从左向右有一只七叉马鹿、一条狗,其后是人骑着马,呈悠然之状。根据岩画所绘图案,旧石器时代晚期阿尔山一带的先民已能驯化马。该岩画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大兴安岭森林向草原过渡地带,具备捕获马的条件。这幅驯化马岩画为探究人类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中国北方岩画研究所所长吴甲才说。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砧子山四周为悬崖峭壁,光滑的岩面成为草原先民作画的天然画布。在一块条状巨石上有一幅万马奔腾岩画,画面中由多匹马组成的马群在草原上奔驰,马匹非常强健,四蹄腾空,昂首披鬃。这幅岩画展现了草原骏马的雄姿。另一幅岩画有一匹马呈立状,马的前半身已被损坏,后半身披挂鞍鞯。

在砧子山古岩画群中,一幅高30厘米、宽50厘米辽代时期的马岩画,采用尖利的铁器,凿刻成呈凹状的线槽。由于凿刻工具先进,线槽光滑平整,力度感强。画面上一位骑手纵马扬鞭驰骋在草



阿拉善对马岩画拓片。

原上,骏马奋蹄疾驰,骑手足蹬短靴,身着戎装,英姿飒爽。

将帅战骑

7月中旬来到达茂草原推喇嘛庙岩画区,一条条裸露岩脉的岩石点缀在起伏不平的草原上。这里的岩石多为花岗岩,刻有较多的马岩画,其中一幅岩画上的马佩戴着最早的马鞍、马镫,马鞍呈平铺背透式,马的前颈、后胯、腿肚下均有皮绳扣固。马下腹有垂吊式的佩饰,是软马镫的一种形制。马的身体圆润,线条流畅,鼻梁中间呈微凹状,昂首挺胸,有一股高傲之气。这幅岩画中的马具备阿拉伯纯种马的特质。岩画刻磨年代为公元前210年左右,即匈奴与东胡之战时期。吴甲才说。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东胡等,选良马,善骑射,驰骋草原,数千年前已使用皮麻马鞍和马镫。古代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碰撞与交流,匈奴以物换物形式交换来的阿拉伯马,作为将帅战骑,可汗出行仪仗之用,使游牧民族在岩画中留下了阿拉伯马的印迹。吴甲才说。

形象生动

推喇嘛庙岩画区一幅岩画中的马,具有蒙古马的特质,鼻梁呈微凹状,身体圆润、线条流畅,有一种随草而动的飘逸之感。蒙古马的远祖是蒙古野马,至少有6000多年的进化史。驱车来到达茂草原东北部,探寻蒙古野马岩画。岩石中一幅蒙古野马岩画,形象生动、粗犷自然,画面中一匹马和一匹狼相向而行。蒙古野马昂首嘶鸣,对野狼视若无物,野



老虎与野马群岩画。



阿拉善曼德拉山马岩画。



阿拉善围猎岩画。

